
张卫东 王洪友 主编

客家研究

第一集

同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客家研究已沉默了半个世纪，近年始呈振兴之势。本书主要汇集了我们搜集到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发表的研究客家问题的主要文章，为客家研究承前启后和推波助澜。全书共分客家源流、客家人在海外、客家文化、客家民俗和客属人物志五部分，既有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论文，又有介绍客家风俗和客属先辈的通俗文章，可供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普通客属人士阅读和参考。

责任编辑 宏 佑

封面设计 邓江涛

客家研究(第一集)

张卫东 王洪友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123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5 1/32 印张10.6 字数277千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900册 定价：4.50元

ISBN 7-5603-0271-O/G·32

前 言

对客家问题的研究，并非始于今日。百多年来，客家问题多次作为社会问题提出，并能哄动一时。而客家问题的提出，甚而酿成社会风潮，每每与客家的种族命运、社会地位乃至切身利益直接相关。

据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介绍，明末清初，客家人与闽、粤其他汉族民系竞向海外谋生，经营工商业，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中西人士中，便开始有注意客家的。而广东省内的客家，因人口膨胀，势力扩张，言语习俗不同，未能同邻居民系处好关系，互相攻击，以至不断械斗。二三较有见地的学者，恐其交恶不休，致伤和气，便渐有一些关于客家源流变革及言语习俗的讲述。1808年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先生，便以东莞、博罗土客械斗事，召集门人，告以客家来源，及其言语风俗不同的缘故，其门生为之笔记，后收入和平《徐氏族谱》，成为最早述及客家源流的作品。这是清代嘉应年间的事。不久，蕉岭黄钊著《石窟一徵》，特辟二卷，叙录客家方言。

清道光末年（1850年），洪秀全、杨秀清发动太平天国起义，震惊中外。其主要角色和力量，都是两广客家子弟。天王所封重要的王，除洪大全一人外，都是客家人。中外人士为之瞩目，引起研究客家种族特性的兴趣。

1856年，广东西部客家与广府系人发生斗案，持续12年，双方死伤、逃亡人数，合约五六十万，就连前往弹压的官兵，死伤

也有好几千。

这场旷日持久、破坏惨重的大斗案，使中外人士渐知研究客家的必要。但有些人仍不以为戒，称参加斗案的客民为“客贼”，《新会县志》更书为“猪”，《四会县志》以汉字无“猪”，声称“或曰客乃乞之讹”……这不能不惹起舆论界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客家源流问题的讨论，便如潮一般展开了。从1850年到1904年，有中外人士30多人，论述客家的历史、语言、习俗，或论及客家其他问题。

这是罗香林先生所称“客家问题哄动学术界的第一时期”。以下还可分为三个时期。

1905年，顺德人黄节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由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其第二课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老族，非粤种，亦非汉种”（其说据上海徐家汇教堂所编《中国地輿志》）。客家人士见之大为不满，联络各地发起成立“客家源流研究会”、“客族源流调查会”，散发传单，呼吁各地客人起而论证客家的汉族源流。当时主持者有丘逢甲、黄遵宪、钟用和等。这期间（1905—1919年）有许多著作问世，使一般人对客家的真相，比前明了多了。

然而，充耳不闻的仍大有人在。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乌尔葛德编的英文版《世界地理》，在“广东”条下，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这又引起轩然大波，客人组织“客系大同会”，发行会刊；汕头创办专门宣扬客家文化的《大同日报》；上海客家同乡会召开大会，讨论对策，推举代表，出面交涉，迫使“商务”声明认错，通告各地，立即更正，未售的书，停止发行，一场风波，方始平息。这期间，学术界重视客家问题，还因为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中，以孙中山为首的一大批客家人（如郑弼臣、陈敬岳、温生才、廖仲凯、邓铿、邓演达、姚雨平、邹鲁、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等）在中国政治舞台和时局发展上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一时期（1920—1930年），客家人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历史变革，促使学术界发生一大变化，即致力于客家实际问题的探讨与著述。其中较重要的有：赖际熙等人编纂的《崇正同人系谱》（十五卷）在香港出版；美国韩廷敦教授著《种族的品性》一书，其中述及中华民族的部分论及客家源流及其特性，由优生学家潘光旦教授译为《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以单行本发行。

第三时期尚未完全平息，又来了更强烈的刺激——1930年7月广东省建设厅《建设周报》37期发了篇介绍客家风俗的短文，说“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纯为无知妄说，有辱人格。广州学、政、军各界客人，一时大哗。有人上书省主席，请为禁止。周报第38期登出编者启事，字里行间，暗示上期短文，仅属采风问俗，备以考究，算不上错。这使客人更为激怒，即召开大会，推选代表，与当局交涉，各地客属团体亦驰电相责，省主席只得亲自出面，宴集双方，商议妥协，几经调处，建设厅降了编者，郑重道歉，方告平息。

这一刺激，对客家研究推动特大，古直（层冰）的《客人对》率先出版，《客人丛书》之《客人三先生诗选》（三卷）、《客人骈文选》（三卷）同年先后面世。罗藹其曩著《客方言》（十二卷）亦得此推动而付梓。著名学者顾颉刚、洪煊莲、罗常培、李济之、潘光旦、范捷云、乐嗣炳等都在努力进行或热心提倡客家研究。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更是特别热心倡导，并委派罗香林编辑《客家史料丛刊》及实地考察客家历史、文化。1933年，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出版，成为这四个时期客家研究的集大成者。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客家研究，80年间，经中外人士的多方努力，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到罗香林发表《客家研究导论》，可谓登上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制高点。在这个制高点上，正可以清醒地回顾客家研究的历史，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成果与缺

憾；又可以高瞻远瞩，悉心筹划，把客家研究的学术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罗香林当年曾十分诚恳地说：“这编《导论》只是报告一点关于个人研究客家问题的短短的经过而已，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知究有多少，这是因为研究日短，材料不备，虽欲论列，穷其究竟，亦为势所不许的缘故，这只好待日后材料与学养都渐次备具以后再来详究了。”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与著述计划，拟着手撰述，但“究能一一完成与否，纯视今后个人环境的如何；如环境允许，总须竭力赴之！”（《客家研究导论》第24页）

可惜，连年的战乱，使他的抱负大部落空。从他1950年在香港发表的《客家源流考》（顺便提一句：本集之前，这篇论文，在大陆未曾刊行过）来看，学术上没有大的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三十年代水平。

自罗香林之后，再没有重要的客家研究论著出现，客家研究在大陆“搁浅”了，一“搁”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八十年代，这种历史的“沉寂”才被冲破，客家研究显出振兴之势。从一些资料看，台湾民间与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客家问题。但因海峡的阻隔，台湾的研究成果对大陆的影响，可谓甚微。随着形势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客家研究将能在海峡两岸架起一座增进文化交往的大桥，并将成为祖国与海外华人社会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

《客家研究导论》发表至今，整整55周年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虽然有着不少的缺点、不足乃至错误，但仍不失为一部好书，一部客家研究的指导性论著。有志于着手研究客家问题的人，仍要先读这本书，虚心地、认真地向它请教，从它已经达到的高度，开始自己的新的攀登。据悉，《岭南丛书》将整理再版此书。这是值得庆贺的。

近年客家研究出现振兴之势，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需要。众所周知，今日客家地区，多数贫困落后，步履维艰，华

南地区的客家问题，尤为突出。面对现代化大趋势，客家的历史命运，又处于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严峻的历史转折点。今日客家问题，再次成为当代社会学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众多同志与朋友，有客籍的，也有非客籍的，有大陆的，也有海外的，都多少意识到这一点，希望投入这一课题的研究与探索，但又苦于资料短缺且零散难寻。中国客家研究会筹备组的同志们商议，把《客家研究导论》发表以后的有关客家问题的重要论文与资料，收为一辑，提供给关心客家问题的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看来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大家首先献出个人收藏，又多方搜求，然后再三筛选，加以整理，成为现在呈献给您的这本《客家研究》第一集。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所有无私奉献资料的同志与朋友，特别是：香港嘉应客属商会赠送了自己的《嘉讯》和海外客属团体的一批会刊资料，新加坡崇文出版社社长谢佐芝先生惠赐了巨著《世界客属人物大全》的部分文稿，广东嘉应民俗学会和嘉应民间文艺家协会慨赠了《客家民俗》报合订本。梅县、兴宁等县文化局、政协赠送了一批地方文史资料。还有深圳市文化局杨宏海同志转赠了日本学者周达生所赠《客家文化考》一书，并协助组稿。

本集收入的文章，一种是我们赞同它的基本观点的，占多数；另一些是我们认为对读者有启发的。无论哪一种，都是文责自负。编者工作仅限于文字校订。我们并不想为自己的水平与所知有限开脱，所以衷心希望海内外学者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欢迎赐寄有关资料与大作，俾使《客家研究》第二集、第三集水平更高些，内容更丰富些。

编 者

1988年12月5日

目 录

加强研究 重振客家(代序)……………罗徵启(1)

【客家源流】

客家源流考……………罗香林(3)

客家及客家源流考释……………刘南彪(78)

客家人的起源及其迁徙经过……………韩素音(84)

客族发源地及客家人精神简论……………吴庆豪(89)

论客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张卫东 刘丽川(94)

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邱 捷 李伯新(119)

评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方式光(141)

访客家先民寄居地——宁化县石壁村……………叶 炜(146)

【客家人在海外】

新加坡客家民俗漫笔……………罗 滨(148)

话说香港的客家人……………凌 华(151)

客家人在泰国……………吴继岳(155)

台湾客家人……………叶炳辉(163)

嘉应客族之特性及其他……………凌乔文(167)

外国人对客家人的评价(小资料)……………(175)

海外各地客家 人数(小资料)……………(181)

【客家文化】

论客家文化意识……………南 山(183)

试谈客家文化传统和精神对洪秀全思想

的影响……………刘南彪 温俊群(190)

客家文化背景考……………周达生(199)

客语正误	潘汝瑶(220)
关于客家方言的研究	袁家骅(229)
梅县客家山歌渊源及其风格	凌乔文(233)
强民救国兴邦	
——记梅县强民足球队的成长	温集祥(240)
梅县教育史话	潘连华(244)

【客家民俗】

广东省立图书馆藏广东族谱目录序	徐信苻(252)
梅县地区客家民居建筑的特色	文衍源(254)
客家建筑	罗香林(258)
土楼	
——客家人的独特民居	林添华 廖德润(261)
客家岁时	刘丽川(263)
粤东客家妇女的民俗特色	杨宏海(277)
注意客家民俗的另一面	钟宝驹(286)
客家民俗研究的范围与方法	邓仕宏 黄火兴等(288)

【客属人物志】

北伐名将叶挺将军	何煥昌(290)
抗日英雄谢晋元	湯国云(294)
民主革命的先驱邓仲元	杨 汾(297)
客家民俗研究宗师——罗香林	杨耀林(301)
客籍著名教授黄药眠	洋 青(304)
女诗人叶璧华	杨 汾(306)
罗芳伯与兰芳共和国	黄玉钊(308)
我国清末爱国革新政治家、洋务活动家、 教育家、近代著名藏书家——丁日昌	(311)
何如璋传	郑海麟 张新平(317)
黄遵宪传	郑海麟(323)

加强研究 重振客家(代序)

• 罗徵启

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客家人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与顽强的生命活力，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广大的社会区域，从而成为汉民族的一支人口众多、分布甚广、英才辈出的特殊民系。这样的民系在世界上是不多的。

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对开发长江、珠江和韩江流域，对繁荣华南地区，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影响深远。

为祖国的民主自由与繁荣昌盛，万千优秀客家儿女，前赴后继，无私奉献，其辉煌业绩，惊天地而泣鬼神，彪炳于中国近现代史册。海外客属，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垦荒拓殖，勋业卓著；先贤时杰，有如群星璀璨，为同胞增辉。

然而，现时的客家桑梓，却毋庸讳言，多数发展缓慢，相对贫困。研究客家问题，振兴客家乡梓，已不仅是客家赤子的强烈愿望，更是整个民族的心声。在开放改革突飞猛进的今天，五岭客地的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学课题。

客家研究，在大陆沉寂了半个世纪，近年方显振兴之势。而客家问题，涉及社会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周密系统的工作。我们的研究，又应旨在促进客家精神素质的现代化，推动客家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转化升华。这样一项事业，就不是任何个人或少数人可以独立完成的。

本文系作者为新加坡崇文出版社社长谢佐芝先生主编的《世界客属人物大全》专撰的序文，现篇名为编者所加。

正如罗香林先生五十五年前所说：“‘客家研究’是一个极其繁重的工作，任是何人都设法一手包办。以后这门学问能否‘发扬光大’，纯视一般研究客家问题的人能否‘分工合作’。”

“把客家问题彻底地研究清楚”（罗常培教授1936年语）的历史任务再一次提到世人面前。基于此一认识，深圳大学倡议成立一个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中国客家研究会。倡议一出，各界热烈响应支持，近期可以正式成立。

深圳大学建在深圳特区，植根客家桑梓，是一所新型大学。创建五年来，以实地调查、发表论著、开设“客家研究”课程、招收研究生、筹组客家研究会等各种方式，推动客家研究，争取在深圳大学建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客家研究机构。深圳大学愿与海内外客家研究学者、客属团体、各方贤达共同努力，加速这一进程。

佐芝先生为搜求文史资料，推动客家研究，数十年间，四海奔波，不辞辛劳，倾心竭力，堪为榜样；为彰美传盛，激励后进，又钩校史传，汇集精论，筚路蓝缕，数载不辍，精诚所至，终成巨著。拜阅所赐文稿：设谟位理，性采行乎其中；雕琢其章，彬彬君子映乎其间。

《世界客属人物大全》终于鸿篇铸就，其动员广泛，其人物众多，其资料博洽，其述说又富精辟之论，蔚为大观。客家资料匮乏之荒将为之缓解，正在勃兴之客家研究将得以巨大推动。在客家研究史上，继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之后，这是又一丰碑！逢此盛事，又承佐芝先生盛情，嘱为序文。我很高兴，写了如上的话，谨以致意，以为庆贺，并祝愿客家研究以此为契机，获得更多成就，更大进展。

客家源流考

· 罗香林

一、 结 论

记得在民国元年，即1912年，英国长老会和美国浸信会，在汕头举行关于宗教的会议，有一位英国教士良贝尔氏（George Campbell），因为曾在客人住的地方，传教多年，见闻确切，特地在会议席上报告客家的历史和现状^{〔1〕}。他结语说：“客家人比城里人勇敢，富有特立独行的气概，渴爱自由。……满洲人入主中国，客家人降服得最迟，并且曾经一再起兵反正，第一次就是太平天国的事，第二次就是这世纪内新近的事。”“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由来迁徙，种种经历，确替他们养成一种爱国爱家的心理，同仇敌忾的精神，对于中华民族前途的奋发和进步，客籍人的贡献，将见一天大似一天，这是可以断言。”后来良贝尔氏又把这个报告印成长约10页的小书，叫做《客家源流与迁移》（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s）^{〔2〕}。这是英国教士们，有眼光的，明白客家的历史和现状后，所得的说法。

民国13年，即1924年，美国耶路大学教授韩廷敦氏（Ellsworth Huntington），著《种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一书，里面专门论述中华民族的，占有四章^{〔3〕}，于客家的特性，尤有深切的论述。他说：“客家人的历史，很值得仔细的研究。许多有眼力的人，不说过么，他们是今日‘中华民族里的精华’。他们的毅力，爱清洁的习惯，对于妇女的尊重，和教育程度的卓越，都是难得的特点。他们和比他们早到南方的移民，

就是现在围着他们的土著，很不相同，好比这些比较进步的南方土著和现在还在北方的中国人的不同一样。……客家人要不是因为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压迫，大概也不会离开北方的老家的。在这层上我们确有相当书面的证据。”“当他们迁移的时候，自然淘汰的势力，一定很活动，逐渐把懦弱，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后面。所以凡是能够到达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较有毅力有才干的。”“关于客家人的情形，第一件可以注意的事，便是他们的方言，他们说的实在是一种官话，和四围非客家人的话很不相同，但是很像现在中州河南的话。客家人原出北方，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韩廷敦教授于人文地理学，最负盛名，这《种族的品性》一书，更是他精心结集的著作。这是美国学者们，明白客家的特性和关系后，所得的说法。

反观中国学者，对于客家的现状和特性，能像艮韩二氏“深切著明”的，却还很少。这一半是因中国学者，比较少注意实地的考验，少从事归纳的研究，故虽有关于客家问题一类的论述，然除一二关于客语的实地调查外，大率亦多长于文词的胜美，而缺乏科学实证的精神。笔者于民国22年，即1933年，曾作《客家研究导论》一书⁽⁴⁾，虽篇幅较艮韩二氏论述客家的文字，多得多了，然关于客家特性的分析，也未能有超过艮韩二氏的说明。这可知艮韩二氏的说法，直到现在，还是研究客家问题的重要文献，不能不特加注意，而感谢其启发的功能。

从艮韩二氏说法分析，可得几种认识，或几种意义：第一，这所谓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第二，这客家是从中国北方迁移到南方来的。第三，这客家有所由生存发展的特性。第四，这客家的方言，是比较近于中原语音的一种官话。

这四种意义，自然艮韩二氏，也曾略为举例说明，不过限于篇幅，只是发其端绪，未能穷其几极。尤其是关于客家先民自北方迁到南方的经历，几乎牵涉中国历史的全部，二氏说的，还是不够，必须更为翔实的考证，方能把真象尽为说明。

其次，客家特性的由来，固然颇受因展转迁移而起的选择与优生的影响而成，然而与其居地分布的环境关系，亦不无相当的影响。艮韩二氏于客家居地的分布，说的还是不够，还得再加补充。

复次，客家方言，因为近于中原语音的一种官话，然而中原语音亦是以时变迁的，究竟客语为近于何一时期的中原语音？实在还有检讨的必要。这是中国历代语音或音韵沿革与客语关系的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判定。而欲为检讨客语的性质，又须先为分析其声纽韵部音素与词汇等。近人研究客方言的，或从音义训诂入手，以说明客语与古语的关系^{〔5〕}，或从实地调查入手^{〔6〕}，以分析其声纽韵部及音素。究之二者所得，仍须互为参证，方能有所发明。这点也得再加补充。

笔者昔年著《客家研究导论》时，尝欲就有关客家各问题，各为搜集资料，撰作专书，而综合为《客家研究丛书》。世事侵寻，久无所就，真不胜惭愧！兹不揣浅陋，依上述各点，试就已有资料，略加比证，撰述“客家源流考”这篇论文。这是预计中《客家研究丛书》的一种，还是未定的初稿，希望客家人士及国内外专门学者，惠予指正，或赐寄有关资料，俾得以时补充，那就感激高谊，非言语可形容了。

注：

〔1〕 艮贝尔氏演讲词见上海出版社的英文《教务杂志》(China Recorder XVIII, Shanghai)。

〔2〕 艮贝尔氏关于《客家源流与迁移》演讲词之单行本，后被韩廷敦教授摘要采入伊所著《种族的品性》书中。民国12年友人钟鲁斋先生曾将艮氏原文译成中文，载旅沪嘉应学生会所出《嘉应》第1卷第3期。

〔3〕 韩廷敦教授《种族的品性》一书为权威著作，出版不久，即蜚声欧美，其关于中国民族之四章文字，后由潘光旦先生译为一书，

题曰《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1929年出版于上海新月书店。

〔4〕笔者所著《客家研究导论》约25万字，民国22年“希山书藏”印出初版，27年由新加坡客属总会再版。日本昭和十六年台湾银行调查课长有元刚，复为译成日文印行。

〔5〕依扬雄《方言》一类常言熟语的汇集或训释方式以著录客家方言的，首为黄钊《石窟一徵》的方言，次为温仲和等纂《嘉应州志》的方言，与杨恭桓撰《客话本字》等书，罗葛其（翔云）先生集客方言训释的大成，著《客方言》12卷，最负盛名。

〔6〕近人王力教授专著《两粤音说》一论文，见清华学报1卷5期，其关于客语方面的论述，盖即根据伊乡广西博白县客语的调查而著录的。近年中央研究院某君，复调查四川华阳县之客家方言，其研究报告，亦甚翔实。但因华阳客家本迁入较晚，其客话已略有演变，故不以他为客语的代表。

二、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演进

“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也可说是中华民族里的一支，所以在未有讨论客家的源流和组成以前，须得先把中华民族的构成，及其有关的事变，说个明白。因为这是客家先民所由迁移及其系统所由组成的先决问题，不把它先行说明，对于客家源流和组成的问题，是不易考述的。

中华民族的人种来源是发祥于中土本身的^{〔1〕}。根据研究的结果，在史前时代，这发祥于中土的人种，因为分布相当的广，各以应付特殊的环境，以及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逐渐演进，形成了五个重要的氏族集团^{〔2〕}。这五个氏族集团，虽说远的来源相同，然以各有其分布的区域，各有其传统的习尚，而其各别的特性，也随而成立。现在把这些氏族集团，略为分析一下：

其一为夏氏族集团。这集团原分布于今日川陕岷山和岷江流域一带^{〔3〕}，其后分为二支，北上一支，分布于陕西的汉水上游，和渭水流域等地。其西南一支，分布于滇黔桂粤闽浙等地。这集团的文化特质，一为人的使用，特别发达，一为城郭的发明与运

用。而这西南一支，后来又演称为戍，亦书作越^{〔4〕}，这就是因为他们善于用戍而得名的。他们更分布于接连滇桂的边徼地带。

其二为羌氏族集团。这集团分布于今日青海西藏等地，及西康、甘肃、陕西的一部分，以及接连西藏的边徼地带^{〔5〕}。

其三为狄氏族集团。这集团分布于今日新疆、宁夏、蒙古、绥远、热河、察哈尔，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以至于接连蒙古的边徼地带^{〔6〕}。

其四为夷氏族集团。这集团分布于今日江苏北部，以至安徽、山东、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朝鲜半岛等。文化的特徵为弓矢的发明和运用。“夷”就是“带弓之人”的意思。稍后分布于辽吉黑等地的夷，又演称为“东胡”^{〔7〕}。

其五为蛮氏族集团。这集团分布于今日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贵州的一部分，以至中南半岛的一部分^{〔8〕}。

这些氏族集团，后来怎样的成为有系统有组织国家呢？这确有说明的必要。大概就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以至石铜并用时代的初期，中土的一部份，因为有洪水泛滥的巨变，其中有不少的氏族，却利用其不得不迁移的环境，及其文化的特徵，进展到别的氏族分布地域里去。而夏氏族集团就是因为受了这种刺激，一方于发祥地域从事治水的工作，一方复自然的将一部分的人民，迁移到别的氏族分布地域里去，凭藉着上世来源相同的关系，并利用他优越的文化，尤其是城堡的运用，很顺适的由岷江流域而汉水上游，而渭水流域，而洛水流域，卒以奠定了中土的中部^{〔9〕}。他们的首领，就是夏禹。所以《史记·夏本纪》有“徙众居民，乃定万国”的追记。那时所谓万国，就是各氏族集团里的许许多多的小单位。这样一来，夏氏族集团便与羌、狄、夷、蛮等氏族集团，互相混合，由混合演进而成为一种新的组织，一方有所以维系这种混合的中央政府，这是历史上称为夏朝的由来；一方有所以维系这种新组织的共同名号和意识，这就是“中夏”和“华夏”或“中华”等名号和意识的由来，也就是中华民族自

觉意识的由来〔¹⁰〕。而这时以承袭历来的经验，已有相当的文字，已有相当的典章制度，已有完整的国家规模。中国之所以为民族的统一国家，就是肇端于此。

但是这新组织的势力，到底不能一下子就普遍于整个中土，所以就是向日夏氏族集团的部分，其分布于中土西南部或南部的一支，仍不能全体与这新的组织相融合，其他离中土中部较远的各氏族集团的若干部分，也有同样的情形。所以同是向日夏氏族集团的苗裔，有的已为新组织即“中夏”的一个单位，有的则仍旧保存他传统的形态，而演为“百越”，同是向日羌氏族集团的苗裔，有的已为中夏的一部分，有的又演为“西羌”或“西戎”，同是向日狄氏族集团的苗裔，有的已为“中夏”的一部分，有的又演为“北狄”，同是向日夷氏族集团的苗裔，有的已为“中夏”的一部分，有的又演为“东夷”或“东胡”，同是向日蛮氏族集团的苗裔，有的已为“中夏”的一部分，有的又演为“南蛮”。这些东夷、南蛮、西羌、北狄、与“中夏”为同一种源，“中夏”系统中也有他们血统的重要成分，然以“中夏”为新的组合，而这些人们，以未及加入这新的组合，相形之下，发生彼此习性各别的观感，一则进步甚速，一则进步较迟，所以便有互相对峙的意识，《尚书·舜典》有“蛮夷猾夏”的语句，《武成》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的语句，《左传·闵公元年》有“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的语句，《定公十年》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语句，《论语》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语句，《孟子》有“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语句，都是中华民族国家的意识发端于夏朝的明证〔¹¹〕。这就是中华民族所由构成的重要开端。

总之，自夏朝起，中华民族始有完整的国家组织，同时也自夏朝起，中华民族始有显著的民族意识。所以我们常说，夏朝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开端。

自夏朝统一中土后，在政治方面，确立了一种传子的制度，